



静静 绽放的 幸福



我在茫茫人海中寻访
我唯一的灵魂伴侣。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杜若秋 著



靜
綻放的
幸福



杜若秋◎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静静绽放的幸福/杜若秋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399 - 3310 - 8

I. 静… II. 杜…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3315 号

书 名 静静绽放的幸福

作 者 杜若秋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刘碧蓉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杨 琴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310 - 8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一个案件引发的故事	1
第二章	乔少耍诡计后果很严重	7
第三章	有她这样做情人的吗	16
第四章	多年后终于坦诚相见	23
第五章	成功的秘诀不是等候	30
第六章	小女人的那点“小心思”	38
第七章	谈笑间风云变幻	49
第八章	事情终于公之于众	62
第九章	做你一辈子的创可贴	68
第十章	有天荒地老的爱情吗	75
第十一章	三人行必有我良人焉	83
第十二章	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	89
第十三章	到底谁是谁的替代品	98
第十四章	乔同志竟然跑去相亲	108
第十五章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17
第十六章	老叶同志的这一家人	124
第十七章	别具一格的睡前求婚	132
第十八章	舒清进了乔家大门后	142



目 录/

Contents

第 十 九 章	好事是要多磨的	152
第 二 十 章	婚事变得遥遥无期	162
第二十一章	平地再次起风波	170
第二十二章	暖流将战争消灭于无形	178
第二十三章	每人心里都藏着一个秘密	188
第二十四章	幸福的庆生会	197
第二十五章	前任、现任女友大 PK	205
第二十六章	她以为她是谁,圣母吗	215
第二十七章	天黑过后就是黎明	224
第二十八章	每人心里都藏着一个魔鬼	234
第二十九章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241
第 三 十 章	这样的婚姻还要维持吗	252
第三十一章	在白玫瑰与红玫瑰中选择	260
第三十二章	终于云开见月明	268
第三十三章	谁是谁的天长地久	275





一个案件引发的故事

如果不是那年夏天，乔逸征心血来潮跑到她上班的地方，那她恐怕到现在还待在那里没有出来呢。

一接到婶婶打来的电话，舒清就匆匆忙忙地骑上电动车赶回了家。

舒朗被抓了，至于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的，婶婶在电话里一直哭哭啼啼也没有说明白。不过舒清早料到会有这一天的，舒朗从小胆子就大，又被婶婶宠得无法无天，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情。

舒清和舒朗小的时候，他们这里还没有楼房，居住的是清一色的青瓦平房，家家都带一个小院子，院子里都圈出一块小菜地，种上一些时令蔬菜。这里地理位置偏远，去市区赶一趟集只是坐车来回就需要两个小时，而且一天才发两班车，上午一班下午一班，也就是说如果去赶一趟集的话，就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基于此，一些没有工作的油田家属便在野外开垦了荒地，种上毛豆、花生、玉米等蔬菜。前线（指油田职工家属居住地）地广人稀，没有几家老百姓，油田职工的家属区也是按片划分的，所以就有大片大片的盐碱地荒芜在那里。

每年到了夏天，舒朗就会带着一帮小屁孩偷偷潜到别人家的地里偷玉米、花生和毛豆，婶婶不但不谴责他，反倒喜滋滋地将他偷来的菜蔬拿去煮了吃。后来舒朗上了学，就开始偷同学的东西，甚至是同学放在书包里的零花钱。舒朗再大一些，上了中

学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偷，而是明目张胆地索要。

因为这种事，学校里的老师没少找叔叔舒平安，舒平安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他不懂得如何跟老师沟通，更不懂得怎样教育孩子。每次被叫到学校后，他只能陪着笑脸一个劲地道歉，等回到家里就把一肚子的气全撒到舒朗身上。每次舒朗挨了打，就抱着脑袋哭爹喊娘地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可是事情一过去，他照样我行我素想干吗就干吗。时间久了，舒平安对他也失望了，就由着他去了。

舒清把车子停在楼底下，快步往四楼跑去。这是一栋已经二十年多年的老楼房，楼道里墙壁斑驳，楼梯扶手也已锈迹斑斑。每次舒清回家，都会边爬楼边感叹，为什么他们这里就不能像大城市里那样，有专门的物业管理，会定期地打扫楼道、修整小区设施呢？

舒清已顾不上想这些，掏出钥匙就利落地打开门，只听见婶婶凄惨的哭声从客厅里传过来。见到舒清回来，婶婶拉着舒清的手，哭着说：“这可怎么办，可怎么办啊？”反反复复就是这两句话，到底还是没说清楚舒朗犯了什么事。坐在旁边无精打采的舒平安蓦地喝道：“哭哭哭，就知道哭！当初要不是你纵容他，他会捅这么大的娄子吗？这臭孩子有今天，还不都是你这死娘儿们给害的！”

叔叔舒平安是个“妻管严”，平时在家里婶婶说话一向刻薄惯了，而舒平安总是蔫不拉叽地不吭声。所以他这突然的一声猛喝，把舒清和婶婶都吓了一跳，婶婶的哭声也立马停止了，只剩下低低的抽噎声。

舒清着急地说：“哎呀！小叔，婶儿，你们快告诉我小朗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舒平安看了看舒清，长叹一声，“家门不幸啊！”然后又蜷进沙发里，不说话了。婶婶吞吞吐吐地说：“小朗他……他盗卖原油，被人给告了。”

“什么？”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舒清虽然一直知道舒朗整天不务正业，和一帮小痞子混在一块，但她以为舒朗仅限于小偷小摸、打架斗殴，怎么也不会把舒朗往倒卖国家物资这方面想。难怪以舒朗一个月两三千的工资，又挥霍无度成惯性，他还能开上十几万的别克。当初舒清问他车是哪里来的，舒朗还笑嘻嘻地告诉她向朋友借的，原来竟是他偷着盗卖原油所挣的赃款买来的。

倒卖国家物资被抓，一旦罪名成立会被判几年，舒清不懂法律，也弄不明白，但是她知道，现在国家正在严打这种犯罪分子，只要被抓，判得肯定轻不了。“这可怎么办？”舒清一时也没了主意，和婶婶一样六神无主地嘟囔着这句话。

“抓了也好，让他待在里面反省反省。这小子从小到大就不让人省心，这次栽了跟头，以后说不定就学乖了。”舒平安恨铁不成钢，自我安慰地说。不然又能怎么办？

他舒平安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油田小职工，没家世没背景，老婆又没有工作，别看平日里老婆见人总是咋咋呼呼的，其实就是一只纸老虎，中看不中用。现在儿子出了事，就算想托人说情，他连衙门的门也找不到呀！

“你怎么能这么说？那是你儿子，亲生的啊！你就忍心把他往监狱里送？那里是他能待的地方吗？”婶婶一听不干了，哭着喊着冲过去对舒平安又打又踢，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你奶奶个腿，你还是人吗？有你这么咒儿子的吗？要是小朗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看你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舒平安终于被逼急了，一把将老婆狠狠地推开，照着她脸上扇了一耳光，“你他妈的疯了是不是？我说咒儿子的话了吗？我有几斤几两重你还不清楚啊？我能有什么办法救小朗，啊？”

结婚二十多年，舒平安和老婆虽然经常吵吵闹闹，可是动手打老婆的事情却是第一次干。可见他也是被逼得丧失了理智，神志不清地就动了手，话里还顺带把自己也作践了一下。婶婶一屁股坐在地上，捂着被打的半边脸，直愣愣地瞅着眼珠暴突、满面通红的丈夫，吓傻了似的一声不吭。

舒清看在眼里，心中难过，虽然一直对婶婶的为人颇有微词，可是在母亲早亡、父亲被抽油机活活挤死了之后，是叔叔和婶婶收留了她。不管当时婶婶是出于什么目的，至少在她孤苦无依的时候，让她又重新有了一个家。就凭这些，舒清也觉得自己该感谢他们一家人。

而且，虽说婶婶待她一般，可是叔叔舒平安却是真心地对她好。从进他们家门那天起，叔叔买了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给她留一份，她去上学时叔叔还会偷偷避开婶婶塞给她一些零用钱，让她给自己买点东西。只是叔叔一直是一个不善言辞更不会表达内心感受的人，否则也不会在舒朗的教育问题上束手无策。因此对自己侄女的关心，他也只能默默地用行动来表示。基于他简单的思维方式，他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了。

至于舒朗，别看他从小到大都是二了吧唧的，在他眼中就没个叫他服气的人，但对舒清却很好。舒清和舒朗虽说仅是堂姐弟，但是舒朗从小就很黏这个姐姐，几天不见就嚷嚷着“想姐姐了，想姐姐了”，还闹着非要去大伯家住几天，无非就是想和舒清多聚聚。

每次看到舒朗顽劣得不像话的时候，舒清就会出言呵斥他。舒朗一见舒清生气拉下脸来，口气立马就软了下来，姿态放得很低，一副很听话的样子。只是这些都已经小时候的事情了。长大以后虽然两个人的感情仍然深厚，可是舒朗毕竟不再是以前

那个没长大的臭小子了，他对舒清存着敬畏的同时，又尽量避免与她照面，以免招来长姐如母似的教育。

舒清对这个堂弟又爱又恨，既感动于他对自己的感情，又恨他不知自重，自甘堕落。如今倒好，他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还整出这么大的事来。

在舒朗现在犯的这件事情上，虽说是他咎由自取，活该如此，但是舒清不忍心让叔叔伤心绝望，也不忍心舒朗在牢里度过他的青春。只是她就算有心帮忙，也是力不从心，不知该如何下手。

舒清扶起婶婶，好言劝慰道：“叔，婶儿，你们在这里就算吵破了天、打破了头，也无济于事啊。还是冷静下来好好想想，看到底有没有办法救小朗。”

“能有什么办法？能有什么办法？”婶婶喃喃地说。

一时间，屋里安静了下来，三个人都不再说话，默默地想着心事。舒清把自己身边相熟的、不相熟的人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能帮上忙的。最后，她只能感叹自己平时太不善于交际，白白浪费了机关办事员这么一个好位子。

婶婶没有上过一天学，是个文盲，可是这并不妨碍她拥有一颗精明的头脑。在冷静下来后，婶婶突然福至心灵，她激动地拉着舒清的手，连声说：“小清小清，我想到了。小朗有救了，你能救小朗啊！”

舒清心里一颤，她下意识地找借口拒绝说：“我，我不认识公检法的人。我……”

“不认识他们不要紧，乔局长的儿子你肯定认识啊！你去找他，他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乔逸征是吧？你去找小乔，他肯定能帮上忙的！”婶婶打断舒清的话，热烈而恳求地望着舒清，仿佛舒清现在就是观音菩萨，只要她一点头，舒朗立即就能被释放出来。

舒清为难地瞅了瞅婶婶，咬着嘴唇低下头，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婶婶等了片刻，看到舒清还是没有言语，先前的兴奋劲渐渐消失，失望又重新涌上心头，她恼恨地拍着自己的大腿，“我怎么这么命苦啊，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还想靠他养老呢，可是现在倒好……小清啊，做人不能这么自私。你在婶婶家虽说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可是婶婶也没缺你吃缺你穿啊，就是住的地方，也是让你住小卧室，小朗睡客厅。你能找乔逸征帮忙进机关，为什么就不能找他帮帮小朗啊？小朗也是你弟弟啊，是你们舒家的独苗苗啊！”婶婶说得声泪俱下，言辞间无不在提醒舒清不要忘了自己的责任，不要忘了感恩。

如果婶婶不提这些，那些被舒清刻意压在心底的往事，恐怕她再也不会想起来，如今被婶婶一提，旧怨就又涌上心头。婶婶是没有缺她吃缺她穿的，可是却缺她一个

交代，一个不让她上大学的交代。

爸爸舒平生工伤死亡后，单位发放了抚恤金，虽然只有5万块钱，可是这也足够舒清上大学的费用了，更何况还有爸爸和她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可是婶婶呢，她竟然拿着这些钱和自己的一些存款学别人炒股，她不认识字不懂得研究股市行情，只是一味地在别人屁股后面跟风，那年正好赶上股市大熊市，好几万块钱最后只剩下七八千。而那年正好舒清高考，婶婶苦着脸说家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供舒清上大学了，叫她不如干脆直接招工。就这样，在舒平生工伤死亡不到一年后，同学们陆续进了大学的校门，而舒清却接了爸爸的班，去最艰苦的基层采油队当了一名采油工。

如果不是那年夏天，乔逸征心血来潮跑到她上班的地方，那她恐怕到现在还待在那里没有出来呢。

舒清在婶婶的哭声中回过神来，心里虽然怨怼，但是看着眼前伤心欲绝的婶婶、郁闷难解的叔叔，他们在这几年里增添了许多华发，想来他们的心里也不好受，也觉得愧对于她吧。那么，她还要对他们抱怨什么呢，毕竟自己现在过得还算不错，就这样生活吧。只是，让她去找乔逸征……

舒清轻声地说：“我没有找乔逸征。”

是的，她的确没有找乔逸征，是乔逸征去找她的。

那天她穿着油迹斑斑的工服，长长的秀发随意地塞在工帽里，因为低头干活，几绺碎发凌乱地掉了出来，黏在她满是汗水的脸上。她原本白皙细嫩的肌肤因为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变得干燥又粗糙，黧黑又透亮。她直挺挺地跨坐在高高的抽油机的横梁上，从上往下俯视着站在井场边缘穿戴干净整齐的一身名牌的乔逸征和张亚红几个人。

而乔逸征，舒清永远也忘不了他当时的表情。他站在那里，不可置信地看看井场周围一望无边的芦苇荡，还有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被原油污染得已经看不出本色的抽油机。他仰起脸，先是诧异继而好笑地望着舒清。

就是那个笑，深深地刺痛了一向清高的舒清，在那一刻，她更加清楚了自己和乔逸征他们这伙人的差距，同时也唤醒了她埋在心底的自卑。

舒清没有下去，虽然站长很通情理地喊她，叫她不用再干了，还让其他人去接替她的工作。但是舒清依然把脸埋在手的那堆零件里，对站长的指示置若罔闻，对乔逸征和张亚红他们视若无睹。

乔逸征也没有待多久，或许是舒清的冷淡惹怒了他，又或是恶劣的环境让他无法

驻足，反正是他很快和其他人一起坐上他老爷子的专车，落荒而逃。是的，在舒清的眼里，当时的乔逸征就是给她一种落荒而逃的感觉。

后来，大约也就是十天左右，舒清被叫到了党委书记办公室。那是她第一次进矿机关大楼，第一次与她领导的领导面对面地谈话。当时刘教导员（也称刘教）对她说，听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们这里刚好需要一位宣传干事，有人向我推荐了你。你回去准备一下，从明天开始就来这里上班吧。

舒清当时一听，只觉得眼前仿佛云山雾罩，一下子就愣在了那里。是谁把这么好的机会让给了她，让她得以脱离那个最苦最累的地方？舒清并没有疑惑很久，就在她站起来向刘教告辞的时候，刘教貌似无意地说了一句，乔厂长正值壮年，前途无量啊。她便明白那个人是谁了，只是她没有说明，仅仅冲着刘教微微笑了一下。也就是那个笑，让她在刘教眼里变得更加高深莫测，想当然地以为舒清只是为人低调不想多说。

舒清在第二天就进了党政办，以她一个高中毕业生来说，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为机关有多难进，谁心里都清楚得很，别说一个高中生，就是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也未必就一定进得去。可是舒清进去了。多少人眼红，多少人背后打听她的背景，她都清楚，只是她不做任何解释，由着那些人误会去。这不能怪舒清，好日子谁不想过，好工作谁不想干，她一没拉关系二没耍手段，是乔逸征自己主动帮她忙的，而且还没有告诉她，那她坦然坐上这个位子，又有何不可呢？



第二章

乔少耍诡计后果很严重

舒清蜷缩在水里，极度恐惧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就像是在看着一头野兽，一头尽兴之后的野兽。

舒清坐在办公桌前瞪着眼前的电脑屏幕已经足足一个多小时了，页面上显示的是什麼她根本没有看进去。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要不要去找乔逸征，找到他后又该说些什么。难不成一见面就告诉他说舒朗被抓了，让他去救吗？她可以想象得出，如果她一见面就这么很直接地开口，乔逸征脸上会是怎样一副吃人的表情，肯定会说自己有事了才想到他，没事的时候躲他就像躲瘟疫一样。

“喂！材料写完了没有？”股长敲了敲舒清的桌子，看到舒清茫然的神色，他忍不住好心地提醒，“还有半个小时就到时间了，叶矿的为人你不是不清楚，如果晚了他会怎样，你该知道吧？”

材料？叶矿？天哪！舒清心里哀号一声，只想着找不找乔逸征的事情，竟然忘了我们可爱的叶矿的报告材料了。如果交给他晚了……舒清不由得打了个哆嗦，那张常年沉默寡言、不怒自威的黑脸一下子就浮现在了眼前，还有那张言辞犀利的嘴，会说出什麼让她难堪的话，她就不得而知了。

好歹舒清还算有本事，她把以前写过的类似报告的底稿调出来，略微修改了一下，再打印出来，就大功告成了。反正报告材料嘛，就那么回事，又不需要什么技术

含量，过得去就行。

站在副矿长办公室门外，舒清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直到听到里面一声“进来”，她才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而入。

舒清双手将材料奉上，恭谨地说：“叶矿，报告写完了，请您过目。”

叶志诚面无表情地看了看舒清，然后接过材料仔细看了起来，待翻到第三页的时候，叶志诚的眉毛拧到了一起。

舒清一看，心想要坏事。果然，她这边心思还没有转完，那边叶志诚的手就已经抬了起来，啪的一声将那份材料甩到舒清面前，“你看看这上面，义4——4年产量3650吨，这口井什么时候产量这么高过？平白无故地就多出1700多吨，如果上面跟我要这1700多吨，我怎么办？是你去地底下挖还是我自己去地底下抽，嗯？”最后那一声“嗯”，叶志诚一下拔高了声音，用了扬声调。

舒清吓得心里一颤，人就不自觉地有些结巴，“对不起，叶矿，是我疏忽了。我这就改去。”

“改？如果什么事情都等着去改的话，那工作还要不要做了？如果一个战士上了战场，才发现他拿错了枪装错了子弹，那他来得及改吗？命都玩完了，还改个屁！”

叶志诚是个转业军人，转业前是营级干部。到了油田以后，油田领导按照他在部队的级别给他安排了副矿长一职。到了油田后的叶志诚仍保留了在部队上严谨认真的作风，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经常深入一线和基层职工们打成一片，很快就掌握了采油方面的技术要领。他在保留了部队上的好习惯的同时，也把在部队上对士兵们声色俱厉的教育方式保留了下来，动不动就把职工和部队上的士兵相提并论。特别是整天坐在机关的干事们，他更是看不顺眼，一旦找到机会就是一顿训，比如现在。

舒清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不敢再随便说话，说多错多的道理她是懂得的。叶志诚发完脾气后，才一挥手不耐烦似的说：“出去出去，赶紧重新再弄一份，十分钟后给我送过来。”

舒清这才如获大赦般连忙拿起桌上的报告材料，仓皇地逃了出去。

回到办公室，李自强一看舒清的脸色，就乐得哈哈大笑起来，幸灾乐祸地说：“怎么样，挨剋了吧？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叶矿的脾气，你还敢怠慢，简直是找死。”

舒清知道自己理亏，不好意思反驳，只是气恼地把材料往桌上一扔，心里嘀咕：写份材料也能和打仗联系到一起，就怕别人不知道他当过兵似的。不过气归气，活儿却不敢再耽搁了，她把那份保存在电脑里的材料修改后，又从头到尾地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才敢打印出来。

快要下班的时候，婶婶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舒清避无可避，也知道事情如果再拖下去，舒朗就更难脱身了。没有办法，她只好无奈地拨通了乔逸征的手机。

“哦？你请我吃饭？这么难得，今儿早上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的？”乔逸征强忍住从心底冒上来的隐隐喜悦，不咸不淡地和舒清打着趣。他顺便瞅了瞅窗外，一片阳光明媚，虽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可是丝毫没有黄昏迟暮的感觉。

舒清提前到蓝海酒店占了一张桌，谁都知道，蓝海在这里是名头最响的酒店，档次高消费高，可是每天照样人员爆满，没办法，谁让现在有钱人多呢。而像舒清这样的工薪阶层，又是自掏腰包请客的，平时根本不会来这里，可是她今天请的是乔逸征，不来这里又能去哪里？舒清不禁为自己的钱包心疼起来。

乔逸征隔着酒店的落地玻璃窗远远就看见舒清用手托着腮，坐在那里不知望着什么出神，或者她并没有看到什么，望着某个地方只是她无意识的行为。乔逸征最喜欢看舒清出神的模样，很专注很认真，像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等着她去做决定一样，而且她双瞳清澈，神态娴雅。

“来了很久了？”乔逸征故意倨傲地拖过一把椅子坐下，打断舒清的遐想。

舒清立即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向她压迫过来，从高三认识乔逸征到现在，每次和他单独在一起，舒清总是有一种窒息的危机感。这种感觉令她很害怕，总是不自觉地想要躲避着他。

舒清应承着，“啊，没有，我也是刚来。”

要是刚来才见鬼了呢，乔逸征不动声色地寻思道，现在都快六点半分了，如果现在才来根本就不会有位子。

“点菜了吗？”

“没有，等你来点。”

乔逸征点点头，叫来服务生，也不看菜谱就随口说了几样。一看就是平时来这里吃惯了的，这里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他心里早就有数了。就连女服务生们见了乔逸征，也都满面笑容，客客气气地喊一声“乔大”。老主顾了嘛！

乔逸征点完菜也不说话，只是背靠在椅子上，胳膊环在胸前，表情慵懒地看着舒清在那里神思游离，只等她自己回过神来。

不一会儿，服务生把盘子往桌上一放，报上菜名，“红焗海参，请慢用！”

舒清一口冷气深深地吸进了嘴里，不可思议地瞪着桌上的盘子，不知道下面的几道菜会是什么？舒清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

“怎么，心疼了？”乔逸征看着舒清。

“难得请乔大吃一次饭，我高兴都还不及，怎么会心疼呢？”舒清虚伪地应对着。好歹她也在机关里待了几年，这点儿本事还是有的。

“假话。为什么你在我面前总是不肯讲实话？”乔逸征淡淡地说。

“我说的都是实话。”舒清嘴硬地回答。

乔逸征打量她几眼，眼底贼意一闪而过，脸上有了笑意，“既然如此，不介意我再来一瓶酒吧？”

舒清嘴角一抽搐，强笑道：“当然。”

招手叫来服务生，“来一瓶 Mouton Rothschild。”乔逸征似笑非笑地看着舒清，不出意外地看到舒清的眉毛跳了一下，却又很快恢复了正常。

乔逸征心里是诡计得逞后的开心，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后，又往舒清眼前送了送，“你要不要也来点儿？”

“不，我不会喝酒。”舒清下意识地答道，在看到乔逸征一下眯起的眼睛后，她猛然醒悟过来，“哦，不是，是我今天嗓子不好不能喝酒。”她已经感到后背冷汗淋漓，怎么就忘了自己的绰号叫“舒一瓶”了呢。

有一次某机械设备的生产商请苏矿长（也称苏矿）吃饭，苏矿不胜酒力，就找了几个陪，目的是为了帮他挡酒，而舒清是这几人中的一员。酒过三巡，推杯换盏，所有敬给苏矿的酒全部被他带去的几个人给挡了。生产商心里暗恼之余，突然发现席间的一位小姑娘特能喝，几杯酒下肚后依然脸不红心不跳神态自如，加上她人长得水灵，所以大伙就把目标放在了她身上。这个小姑娘就是舒清。

舒清也知道自己能喝，可是至于能喝到什么地步她就不清楚了。众目睽睽之下，一杯杯白酒递到她眼前，舒清不得不喝。没想到的是，最后对方全部喝高了的时候，她竟然还能意识清醒地离开酒店回到家里。

因此，“舒一瓶”这个绰号就传开了。而乔逸征和她矿上的几位领导素有来往，不会不知道她这个绰号，所以现在想骗过他说自己不会喝酒是根本行不通的。既然此计不通，那只好拿自己的身体做幌子。只是有点儿对不起自己的嗓子，这不是在咒自己嘛。

“那吃药没？哼，记得不舒服就赶紧吃药，别硬撑着。身体可是你自己的，出毛病了受罪的也是你自己，谁替得了你啊！”明明是关心的嘱咐，可是乔逸征偏偏要用带着嘲讽的口气把它说出来，舒清听到耳朵里就显得格外刺耳。

每次都是这样，从高三舒清转学和乔逸征做了同桌以后，舒清就发现乔逸征特爱

用这种口气和她讲话。她自认为这是乔逸征他们这类人惯用的说话方式，因为张亚红和别人讲话时也是一副嘲讽不屑的口吻。

她知道自己的家世不能和他们相比，但是这并不代表她就要受这份闲气。乔逸征在学校里能够顺风顺水，在社会上能呼风唤雨，连老师和上级领导都要让他三分，舒清认为这并不是他有多优秀，只不过是有一个好老子而已，如果撇去这层关系，那他会和舒清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因此，每当乔逸征用这种口气和舒清说话时，舒清心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涌上一种反感。这也是舒清为什么总躲着乔逸征的原因之一，她不想和乔逸征一见面就剑拔弩张，因为这样自己心里也会堵得慌。

舒清暗暗让自己一定要冷静，冷静，今天是有求于人，千万不能因为一时意气而坏了大事。只是她心里虽然这样想，可是多年的习惯使然，她的口气多少还是有些硬邦邦的，“这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

“身不由己？哼，那苏矿如果叫你去杀人你就去杀，让你上床你就上啊？傻帽！”舒清的语气也叫乔逸征身上的刺倒竖了起来，这女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如果换了别人，就凭乔逸征的脾气他才懒得管这些闲事。

“你！”舒清的脸色一下就变了，放在腿上的手紧握成拳，不长但是薄而尖的指甲狠狠刺进掌心却依然不觉疼痛。如果乔逸征先前的话还算是关心，那么他现在的就是在践踏舒清的人格，即便是舒清今晚再有求于他，可是她的自尊心也让她无法再容忍乔逸征的侮辱。她腾的一下站起来，憋住一口气，硬生生逼回了眼眶里满满的泪，不让它掉落，“你太过分了！”

“站住！我才说了这么两句话你就受不了了，就想走，那天他们几个老色鬼对你动手动脚的时候，你怎么就没有现在这么英勇说走就走，嗯？”乔逸征也拉下脸来，寒声说，“如果不想叫人看笑话，就给我坐下。”语气是命令式的，毫无反驳的余地。

舒清恶狠狠地瞪了乔逸征一眼，倔强地拿起包，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蓝海大酒店。

走在夜幕降临的街道上，晚间的微风习习吹来，舒清充血的脑子渐渐冷却下来。回想着乔逸征的话，她模模糊糊地记起来，那天在拼酒的过程中，似乎确实有一个人对她另有企图，手总是有意无意地搭在她的肩头。舒清当时也觉得不自在，就不露痕迹地躲了过去，心里想着这么多人在这里那人还能把她怎么着，所以就没太当回事。然而这种在醉酒状态下的一个比较暧昧的动作，乔逸征又是怎么知道的？苏矿就算和他来往密切，也应该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他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乔逸征也不该说这种话，什么叫“让你上床你就上”，他把她当成什么人了。身份地位再高又有什么用，做人猖狂无礼任意践踏别人的尊严，只会让她更鄙视他，深深地鄙视他。

可是，鄙视完了呢，舒清想起今晚请乔逸征吃饭的目的。这可怎么办，舒朗的事情一个字都没来得及提就和他闹崩了，这样回去后怎么向叔叔和婶婶交代。一想到叔叔忧愁颓败的脸，婶婶失望红肿的眼，舒清脚下的步伐越来越慢。

回去，向乔逸征认错道歉，舒清不情愿。可是就这样回家面对叔叔婶婶，舒清一样不情愿。舒清发现她已经把自己逼进了一条死胡同，前面的墙堵得死死的，进无可进。她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返身往回走，回到原来的起点去。

接近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乔逸征才醉醺醺地拖着趑趄不稳的步伐进了楼道。家里只有乔逸征一个人住，父亲乔建国在市里另外有一套房子，是他被提升为管理局局长后，局里又特别批给他的一套。乔逸征的母亲张艳梅早已经内退在家，所以乔建国一到局里，她就跟着一块过去了。

今晚，乔逸征心里的气非常不顺。在被舒清大庭广众之下放了鸽子后，他心里憋气，打电话约了一帮狐朋狗友，一伙人凑到一起胡吃海塞，一直闹到现在。可是乔逸征知道，即便他的人在和大家天南海北胡侃，可他的心早已随着舒清的离开飞走了。

他其实并不喜欢这种生活，他心中向往的真正的好日子是一家人每天都能聚在一起，家里有个人在等他回家。他下班一回到家，就有人端上可口的饭菜，哪怕是喝上一碗再普通不过的热乎乎的小米粥，也比现在整天泡在饭店里胡混要强。可惜现在的家里除了他再没有别人，也就根本不会有人等他回家为他做饭。

乔逸征一边上楼一边掏出钥匙，钥匙掏出来后，他却在楼梯口的转弯处停下了脚步。

五月的北方，夜晚的温度仍然不高，被凉气一逼，人的身上还是冷飕飕的。舒清只穿了一件中袖的针织衫，抱着裸露在外的胳膊，屈膝坐在乔逸征的家门口，眼睛怔怔地盯着脚尖发呆。听到脚步声，舒清抬起头，在看到乔逸征灼人的目光时，她眼睛里刹那间闪过一丝慌乱，随即而来的是走投无路似的恳求。

乔逸征用冷冽的声音说：“你不是很有本事吗，在饭店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放我鸽子。那现在又跑来做什么？还是跑到一个单身男人的家里，难道是另有所图？”

舒清咬着嘴唇，委屈而难过地站起身来没有出声，只是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乔逸征。看到她这副模样，乔逸征心里一软，怒火也消了大半。他打开门进去，对舒清说：“还杵在那里干什么，进来吧。”

这是舒清第一次进到乔逸征的家里，坐在高档皮质沙发上，她显得局促而不知所措。乔逸征从冰箱里拿出两听可乐，扔给舒清一听，自己打开一听仰头咕咚咕咚一阵